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三　附見三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魏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四
梁九江東林寺釋僧融傳五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六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七
梁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八
梁荊州沙門釋慧簡傳九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
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十一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二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三
齊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四
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五
齊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六
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七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十九

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二張 明[illegible] 傳大士
隋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一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
二十二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三
隋蘊州重玄寺釋慧嚴傳二十四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
十五 法濟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傳二十六
唐京師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七
唐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八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二十
九 智儼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
唐雍州梁山沙門釋文德傳三十一
唐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二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三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
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
毋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傳識每國家
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
時之最又勅令脩理永寧寺見提有
異術常送餉祗承冀有聞見而提視

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惧之時洛南
玄武舘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
交乗馬衣皮時来造寺二人相得言
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見戎言不曉
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来
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
狄耳獸心人面煞生血食何足可尚
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尓勿輕也
縱使讀万卷書用未必相過也懷文
曰此所知當與捔技賭馬提曰尓有
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
測高深圍圖踰害不舛升合提笑而
言曰此小兒戯耳庭前有一棗樹極
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
仰視樹曰尓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
文怗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鈎股標
候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秏
有何形兆計斯寔漫言也提指蠕蠕
曰此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
馬寺僧老宿咸来同看具立旁證提
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文復要云必
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蕤死無核斷
許既了蠕蠕覃開皮袋裏出一物似

續高僧傳第二十五　四　丁

今衍衡字五色綫結別貫白珠以此
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綫映眼
周廻良久向提撼頭而笑未其數焉
乃遣人撲了實下盡二一看閱疑者
文自剖看按量子數成不平無人睹
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達向嵩
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指
肴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棲泉頭待
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為難此但數
術耳但無知者謂我為聖所以不敢
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
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
便寢疾閉戶臥弟子竊於門隙視之
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臥相去同視
一僧忽然提還牀如舊遥謂曰門外
是誰何不來入我以牀熱故取涼尓
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
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
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収付㷉陽獄
時魏傳泰公撿勘窮𥘉達以實告大
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
路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

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
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變急不
能及遠行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逹
惟迸以不免因伏草中騎来蹋草並
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志
以牛皮障目逹一心服死至誠稱念
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
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
疑沙門為賊收數百僧幷繫縛之僧
明為魁首以繩急纒從頭至足剋期
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
纒小寛私心欣幸精到弥切及曉索
然都斷既因得脫遂逃逩山明旦獄
監来覔不見惟有断繩在地知為神
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
遂一時釋放
釋慧逹姓劉名窣又蘇哥和本咸陽東
北二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
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
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
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侈鄉閭縱横不
理後因酒會還疾命終備覩地獄衆
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逹後出

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
即其生地矣見有廟像戎夏礼敬處
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
傳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
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
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
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
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乱民苦
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
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
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
吾非大聖遊化為業文不具矣尔後
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風雨雷震
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
惟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雕鐫別頭
安訖還落因遂任之魏道陵遲其言
驗矣建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
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
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
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
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
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鍾聲飛
嚮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

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
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
物為頭終墜於地後周滅佛法僅得
四年鄴國弥喪識者察之方知先鑒
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
大弘莊餝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
煬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
舊額為感通寺焉故令模寫傳形量
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終異致令發
信弥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
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
敬自石隱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
寫其形所在供養号為劉師佛焉因
之懲革胡性奉行戒約者殷矣見姚
道安制像碑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
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
矣泰弥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
恚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
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
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
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
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

聞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
泰寒帷須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
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説
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
泰故不蹶耳

釋僧融梁初入住九江東林寺篤志
汎愽遊化已任曽於江陵勸一家受
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
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
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
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
怯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
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
中有鬼將帶甲挟刃形奇壯偉有持
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
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
鬼將欲加手融嘿稱觀世音聲未絶
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
著黄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
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甞於江
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刼賊引
夫遂逃走執妻繋獄遇融於路求哀
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
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
然解脫見門猶閉闇司數重守之計
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
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
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
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
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
投商者遠避音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
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弥明琛
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
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
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
聲稱觀未逮世音應聲風轉火熖尋
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
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
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於無
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盡
惟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
為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
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所得縛
繫於樹將欲煞之惟念觀世音守死

而已刼引刀㝃所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授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入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敘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當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賫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高衛道術相徃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瓌偉来舉繩牀離地四五尺相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来舉牀(僅動一角如前)復去纔尒又来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尒復去於屋頭現面含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来礼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從

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頓涉俗雖
道輕誚之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
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
徒屬排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
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
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
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
大鼈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
授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湣土軍動
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
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撝素相
欽重供給獠民以為營理未暇經始
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
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途亦不
生天堂還生湣土作沙門也汝等努
力行道方與吾會加坐儼然奄便遷
化時年四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
其坐亡皆來嘆異礼拜供養改俗行
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炎
綿州城西栢林寺院成就於堂頭植
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
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日打鍾初不
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坐僧超

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
終平樹枯鍾噎表其遷化之最也此
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若
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
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吴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
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
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歲之每
往奈謁林往居之禅嘿累日忽有大
蟒縈繞林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
三歸受已便去因尔安怗卒無灾異
其山北涪水之陽素来無猿自林栖
託已来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
者云度水来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洄
度如此非一年月滋久孚乳産生
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
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
止有蘗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
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尔後
孫遊雄悍不避惡狩常行仁濟感化
極多未卒于潼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
弘峻殊奇瞻勇荊州癧事東先有三

間別齋由来屢多鬼佐時王建武臨
治猶無有能住者惟簡是王君門師
専住居之自住一間餘安經像儀見
一人黒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
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
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来相
試令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欻然還入
壁中簡徐起澡漱礼誦訖還如常眠
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
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
將相容耳從此遂絶簡住積載安隱
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
乃逼斥道人用充軍㨿隊別兼之及
轒轀一所擬舉城同陷収登城僧三千
人至軍將見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
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
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
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
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煞帝弟赤
堅王亦同謙請乃下勅止之猶虜掠
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防

巖嶮更無走處東西絕辟莫測淺深
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
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
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停違
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
至矣惟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
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遍照天
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
忽暗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
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營覺將發而
山谷万重不知出路惟望日行值一
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
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
感所以現光令還此虎將非聖人示
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即前行若朗
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
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
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
座講說輙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
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
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
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崐崘像岱

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 續高僧傳卷第廿五　第十五張　明
堂門常閉而鳥狩無敢入者至今猶
尒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来誠無指
屬豈神遍冥者理闕尋常之議乎意
奉法自省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
沙弥死来已久見拜云違奉巳来常
爲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務修道業不
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
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
至及期果有天来入寺及房衣服羽
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
貴入山参謁不生驚異及意尒曰無
恙而遊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光州
自餘香火唄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
皆同日而終焉有識云僧意志決即
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堪得
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
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
虛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
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
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
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

逐徹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
步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迤
募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
庭前穀穗縱横鳥雀殘食東頭屋裏
有數架黃帙中閒有鐵臼兩具亦有
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
屋内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
四壁惟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
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縣掛
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
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
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
屋内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是
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
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擣
之作粥又往林中䕺下取梨棗與之
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
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
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
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惟敢聞命彼
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
昔睡僧曰但眠我自恒業耳達曰不
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來謁今且

暫歸尋来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
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
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
重往瀑布與宍莫測其處令終南諸
山亦有斯事既多餘迹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
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
或云練丹黄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
無所不解齊高往来并鄴常過問之
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
豚勑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辝讓
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
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
向者蒸豚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
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
山嶺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
靈瑞日日礼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
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
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當
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
特重旁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
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
畫像語不能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真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回欺我去陌阿
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
鶖禪及未發前與詣豐所僧即謂曰
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
荅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道作佛耶
荅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
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
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
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
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
力勤修道業便指寶旁去一方石遂
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氾愛通博
以溫敏見稱住鄴都大莊嚴寺研諷
涅槃文言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
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䄆操弘
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
經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
觀其量識玄達深異其度乃延之房
中雖有穢汙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
通其意問何所學荅曰涅槃通以素
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
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徵之客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泠然
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
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
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為佳客遂頓
屑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
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
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
藉乱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
遺已臨別執通手誡曰修道不欺暗
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
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
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含小寺正在
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
東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
敬謝前誡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
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
莊嚴定國興聖揔持等官寺百餘僧
為一番通時亦夏預居石窟意訪竹
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
誡通勿傳此妖言竹林音無適莫乃
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
歎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
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少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



山阜見一老公手巾裪額布裩短褐
執鑺開荒二十餘畝遥見羣僧放馬
而前曰何處道人不徐徑路僧云住
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
寺放馬蹴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
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鑺來逐群
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
是你千健不返放使入山餧虎通即
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
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詠之聲通問
竹林所在應聲荅曰從何處来豈非
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
就通略叙離闊喜滿言情曰下山小
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
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
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院脩竹干雲
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
有十行皆鋪首銜鐶金銅綺飾貯以
粟豆旁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
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上須臾引入
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床侍列
童吏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西峯秀狀類孔僧遞桌理文書亭有　續高僧傳第二十五　第十張　明甘中
過事者通礼謁却立和上命曰既任
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
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
房礼謁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
飾暎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
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慚色顧謂通
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
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
設中食食如鄰中常味食後引觀圖
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
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
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
但須諮和上未知果不夜與通宿繞
為諮白和上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
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
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
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
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
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閣儼然
步步返望更行數里許欻見峯岌嶓嶪
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
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者舉鑊監僧假為神佐今通獨進示
現有緣耳言大和上者將不是賓頭
盧耶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
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
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
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
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室寺僧每聞
異鐘唄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
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
鄴之西北也望見攢石狀若鼓形俗
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
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
都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
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
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工匠窮鑿
神人厭其諠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
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
良由業有精淨故感見多矣近有從
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巖大道列樹
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絕跡木美安
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
過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
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過承迎

供給食飲拍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illegible]）
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晉居武平
唐例無別服鄭東良坊有給事郭弥者
謝病歸家養素閭巷洽聞内外終齋
在懐先廢老僧恭迎取養宅居讀誦
忽聞有扣門者令婢者之見一沙門
執錫擎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遍
時乞食跡造門聲接乃遥應曰衆僧
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
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
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
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静
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佐
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礼
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把函在前
大者在後兼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
北迎雲藹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
東趣巖壁休追作礼遂入石中與崇
數有鍾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
言令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
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諠雜
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名以啓武平三年從
并向鄴行達芝陵川失道尋徑入山
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迴無所見寶端
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横枝懸磬去
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
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
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即今何姓
統國荅曰姓高氏号齊國寶問曰尊
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来長老得何
經業寶侍已誦湼頗以自矜山僧曰
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
寶曰樂聞花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
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孝皆
如此寶驚歎曰向因大部經文倏然
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
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紹
為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
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
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
迹達鄴叙之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聡詞令備明
大小崇附齊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
三寶雲著名爲住寶明寺襟帶衆理

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衆並集堂
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
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
竪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
抗者咸從之說於夏末常廢說戒至
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
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
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
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
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
瞋云改變布薩妄充竪義刀膾身形
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
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
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乱欣然
而卒時感嘉其即世懲革不墮彝倫云
釋僧達不知何人住梁州薜寺為性
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蕩歡醼為
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
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猶縱造
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悖流汗至
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黯謂是
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
因自咎責今遭此譴遂改革常習反

形易性難永破一食長齋遍奉律 [illegible]
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
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
智乎敕汝前愆勿復相續勿[illegible]善而
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
頭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
中不暫怠卒為律行僧也鄉川所歸
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貞確難拔
往郟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織為
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
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
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
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
馬朱騣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
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
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
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
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
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
不在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
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
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

救乃各持器仗入山路中相遇排擊驚



散從此每日頂恒禱之安業崖不測
其本

釋洪獻鄭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撿聽
戒勞頓遂兩目俱暗住相州大慈寺
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礼誦為先不輟
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
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
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襆
衣來覩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
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
食還忙失衣襆搜求寺內乃於獻所
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
綱房衣物被業狼藉滿庭竿扇秤尺
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
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
雖曰寔乃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
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洛陌河上惟
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
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
等雖然僧綱不赴齋供後會使知綱
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
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

矣仍以絹兩疋付獻去當以一疋施
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
聞見仍係付領於後彌勤本業遂卒
於所住
釋慧雲苑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
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覩其驢快
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
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
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
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
牆下黃衣人去勿煞道人若煞大禍
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
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
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
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音免加害雲
都不知也闔皇中周流食挹具贍經
論名高東夏學府一時後領徒五百
来過叔氏叔見當衢闡化深惟昔疊
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
為說法治斷妄然無恨常以此事誡
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
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咸誦
其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弘者體推應
道蹤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
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胸臆
異香流於學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
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
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
高揆乱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來
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
公雙林明道時俗罔言莫知其位乃
遣使齎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
解脫善慧大士菩白國主救世菩薩
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
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
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為本治
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
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
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盤
石四澈六句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
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
一榻擬與天言對揚及王華昇殿而
公晏然箕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
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
救愍兵災乃然臂為炬冀攘來禍至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臥奄就异遷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采鮮潔香氣充滿屋中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句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迹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陳僕射徐陵爲碑銘見頭文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無定多往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啖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啖飽已餘者用餧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大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花為志素乏聲哢清靡不豐乃潔措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聲

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爭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朗脣吻不動而噂起咽喉遠近亮澈因以著名然辟脚及手中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内聚或往酒席同諸醞飲而儕集賭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賭肉滿口誦或復巡江洄沂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無艤棹隨意所往雖淩犯風波晌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讃其聡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撿挍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礼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来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龐凝百日已後方服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惟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煞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

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
業往来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
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
万貫既瓌寶填委人附弥深惟恨不多取
驗呑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
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
身尚尒况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
思惟曰吾在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
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尒不如沉寶江中
出家離着索然無撓豈不樂哉即沉一船
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
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
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湜養知入水定信心更
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
對衆誓曰不得道者終不出山即迴絕人
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
經卷始開見佛在其處無不哽咽我何不
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待或
有造閑學方者皆荅對善權宜符正則自
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唯客到其
門潛然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往端坐靜
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旦

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憺奏
帷三蜀礼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
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雜草止
容繩床于時道館崇敞市裮紛盛屢相
呵斥甚毒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屑意
夕道士忽見東崗火發恐野火焚害仙
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焰洞
然感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
像寺塔於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
鄱陽王恢躬礼受法天監末始興王憺
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辰常設
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
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
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
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
後貴也和果遂昇衮服仙或勞疾見縹
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梳盛妙藥跪而進
服无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
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即往
龍穴以杖扣門數曰衆生愚若何為嗜睡如
此語已竟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
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
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

作鎭踈路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
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
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
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巳端坐念佛王
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
漲川藏軍無討事既窘迫乃遥歸誠
礼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
所王躬盡敬便為説法重發信心乃
邀還成都之静衆寺厚礼崇仰舉郭
恭敬号為仙闍梨焉開皇年中返于
山寺道路自浄山神前掃一夜客僧
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
端坐而卒仍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
景白疊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許
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
三論深悟其旨最為得意名價遐布
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
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
正理身範律儀禰静松林日唯一食
衣服麁素略無寸積顧步鏘鏘雅有
風彩未出都偏弘十誦讃誦前修聽
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
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栢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
臨終告弟智琰曰吾去處懸遠非汝
所知終後屍一掐將之雖伸還屈時
議謂證初果

釋慧嚴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
修戒撿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
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撝曰
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廚庫
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
嚴者淨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
乃返鏁其房挺戶開之端坐已卒遠
近聞之赴闤闠各捨金帛遂成大
衆依言締搆營成名寺事皆符焉自
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
堂用遍礼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
大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麁食弊
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
晉王時以其形質雄陋言笑輕舉並
不為通曰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
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
所遊履必齎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
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

石引水㟁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荅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涅海中應遣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来請檀越安為達之王乃手書寺辟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乗白驢而来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来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鴟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荅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尔後諸奇不可廣録大業之始帝弥重之威轢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證公杯度一時揔萃慧曰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揚道場惟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奏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内宮弥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閤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為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内外同諸俗惟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七張 明

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脉邊口流涎
滔每至升許為異時有擇法濟者通
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
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
者文帝長安為造香臺寺後至東都
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
有疾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
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
天命不常復須後世惟願弘護濟負
含生便尔坐卒剃髮將殮須臾髮生
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
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
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
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
東都王公以下為造大幡四十万口
日齋百僧至于七七人别日嚫二十
五段通計十餘万疋斯並崇其福力
故各傾散家珎去
釋慧侃姓湯晉陵曲河人也少受學
於和闍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
深而趣欽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
不敢前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
過諸國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

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
之自尒偏以慈救為業大衆集處輒
為說法皆隨事讃引即物成務衆無
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
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
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偶奉其神
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
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
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靈靜往
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法師
所偲素知道行異礼接之將還山寺
請現神力偶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
出臂長數十丈解齋濮寺佛殿上額
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
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
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
偶終日以三衣襆遥拋堂中自云三
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
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
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唐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
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
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雒邑告

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處
之未能加罪摧令双禁初不測其然
也至明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駈逼
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
有據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
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徃江
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
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徃
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
車駕當從此過尒等一時大呼云有
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
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揔放諸囚
双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
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
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縶越王踐祚
方蒙釋放雖徃還自在而恒居乹陽
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遁密遣三衛
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
預帷幄籌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
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
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妛然而
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
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深知神異隆礼敬之勑住化度寺數
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合
帮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
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
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學者
乃去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顧其
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
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宴遵平等而
言調諧詭不倫和韻或去其法師者
見謗大乘生報無擇其法師者從羊
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㧾持
顧僧衆曰不久此等當流血矣宜共
慎之時以為卓異共怯輕誕及遣法
誣等事尋被簿録戮之都市方悔前
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
遠召藝僧遂雲慧日而歷遊寺院不
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
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
驚叫湧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
褁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為徵地也及
梟起逆諸軍並著乇項栢額如其相
焉咸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
宮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大梲召而勞遣明又以其咸土當風
揚之後覆鼻感湛黨並被誅剪長史
門外曰別我千往應斯擧大業十年
無故卒于雒邑貫逆者不知何人隋
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狂
誡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
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
經而為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
暠者學行通博逆因過之以紙五十
福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
所因也後有諍起暠被引繫官司責
問引辯而云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
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
鄉有女欲為嘗孀因往市中唱令告
七云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
封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
者恥遂竊殺之埋在臺下經停三日
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殺之事大業
五年天下清晏逆與諸羣小戲於水
側或騎橋檻手撝之云捌羊頭撥羊
頭衆人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
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揚
祐師者住在岷絡古老百歲者云初

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
衣食敢同俗插止無定每有大集身
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
驗時共稱美迄于唐初猶見彼土後
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
和未思沿悪辝親遠戍無憚艱辛十
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珎禪師受
持定業珎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
性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重邃堪
為靈窟珎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
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来
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
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
過中不飲即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
聞上曆高重之日賜米三卅用供常
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
寺是也順時躬覲斯事更倍歸依
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
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
来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
給而莫委供所由来千人皆足嘗有
清河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

惡人皆患之貴無取者順示語慈善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張 明 全
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虵蠍其道發異類
為如此也常引眾驪山夏中栖靜地
多虫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
示之令虫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
恰無虫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
敬而咂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差愈
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
不歇三原縣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
又張蘇者亦患生瘂順聞命來與共
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僧
毒龍所魅眾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
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
極相勞嬈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
婬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
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
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巫覡
所事躬為併僵禎祥屢見絕無障礙
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
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
胸懷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
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

三途開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
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
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
便墮陸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
同觀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
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
不濟世全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
遠但服麁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
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
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礼崇敬
儲宮王族懿戚重自戒約是授無爽
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
門人生来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
坐定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
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送
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
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
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
尸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
四衆良辰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
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
越振績京皐華嚴攝論尋常講說
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
敎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爲取
婦五年同牀誓不相觸素在市聚與人同
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跡付囑留畢遂逃
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
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
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十九年
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
大解南埵悟入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
樹枝下曬四表於今見在因尒營理僧役
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
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採名
教妙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唯陳止觀
無相思塵諸要睟節深會大旨遷彌重
之語諸屬曰余雖曰考通文義無擇昏
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自尒儀服飮噉
未守篇章頗爲時因作違者也聽講之暇
甞供僧役有慕道者從其所爲因事呈理調
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
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
遊觀役心使有薰習然其常坐閉目如綫動逾
信宿初無頓睡後入禪定稍程異迹大業元年嘗
任直歲與俗爭地遂鬪不息便語彼云宜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
將欲洪膸傍有智者令其歸命指撝
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
汝共諍何者為勝汝不及我
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
衣守之經于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
中惟弊土塞我耳又屬嚴冬氷厚雪
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
脫衣仰臥經于二宿乃起而曰幾被
火炙煞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
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
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
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羇遠故使
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
躬事搭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
跏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開法
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
奄然不語怙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
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

命去英百五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
其衆曰遂公已逝相與送至人問其
故答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
路乃逢告使其知徹通感類皆如此
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急須取精明日
闍多衆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
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
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
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
門人志寰曰禪師知英氣息有幾
耶寰以事答自言如是因說法要又
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
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
相既現奄然申遄近人以手循從下
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
奄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
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
感群鳥集房數盈万計悲鳴相切及
其終夕寰公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
花而入光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屋
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
日方歇蒲晉一川化行之所聞哀毛
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

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八張 明
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瘞道俗爭
之僉曰莫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塟
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寺下一鑊地忽大震〻各
攪草臨卧地驚懾周十五里皆大動
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
頭翔鳴柩上至于龕所迴旋而逝詳
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氛
氳存亡捻革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質長偉
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無素衣而放
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勵流
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
或死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
皆攘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
未然略如對目時遭亢旱矍而問焉
又以手指撝其日當雨但齊其處約
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
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
慎不濫刑科方所未行不受其法故
非全在道惟遵十戒而英篇聚雜相
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句稱達
池并雙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

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白姓感焉為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四十九張　回
起白塔岧然上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
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
性度掉舉僅絕覲採恒披敗納裙垂膝
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可遊浪
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
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
以薦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縕
縷為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
雖同僧住乖有往来門無開閉同房
僧不知靈異号為狂者則閒之仰面
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
只為衣食往往遮障鏁門鏁櫃曹時
乱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
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餺飥寺
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湏便輒往
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
行相投片無瑕謀自貞觀来恒獨房
宿竟夜端坐甌欶達曙余親目見故
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
初銓世壞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

擁悅乃入太白山不賫粮粒不擇林
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勵
逾晦序意用漠漠授解無歸經歷五
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
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晩住京師律藏
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
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
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避氷炎常
於講席評叙玄奥而不肖之夫言行
矛楯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逹曰大乘
之學豈其尒耶若指聖懷斯寔凡庶
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
延至第中文帝隆重而逹體道爲功
性不拘撿或單裙露腹或袒逹餘言
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
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
縱或攬折蒿藿生宛而食至於桃杏
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
難弃也自覩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
家懽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
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
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逹
往就乞借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

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
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
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聞異行迎
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
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
與遂食從尒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
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
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
身肉都毀血汙不淨可作湯洗待沸
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
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惢甚寢處曾
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辨得無人可
送乃將錢寺門伺覔行人隨負多少
倩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
及往勘償不失一　文斯達量虛懷定難
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
多令蹤請及至明旦来赴數千而供
度闃然不知何擬大衆各之達曰他
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
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轝充道而
来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
不委其所從来食訖須臾人車不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五十二張 明

今感業京華朝野具瞻叙事而旨故
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感通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